水經注四十卷

四部叢刊史部

上海涵芬樓景印武英殿聚珍版本原書版匡高營造尺六寸寬四寸

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 有序

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下萬餘種彙爲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覯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資考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爲請既不濫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考昔沈括筆談記宋慶歷中有畢昇爲活版以膠泥燒成而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埏泥體麤鎔鉛質軟

俱不及鋟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讐之精今更有勝於古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而系以詩

稽古搜四庫於今笑五車開鐫思壽世積版或充閭張帖唐院集周文梁代餘同為製活字用以印全書精越鶡冠體（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鶡冠子即活字版第字體不工且多訛謬耳）富過鄴架儲機圓省雕氏功倍謝鈔胥聯腋事堪例埏泥法似疎毀銅昔悔彼（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為活版排印藏工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被竊缺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毀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為非計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不更事半功倍乎深爲惜之）刊木此懲予既復羨棃棗還教慎魯魚成編示來學嘉惠志符初

乾隆甲午仲夏

御製題酈道元水經注六韻 有序

酈道元水經注自明至今惟朱謀㙔校本行世其文與杜佑通典樂史太平寰宇記所引經注往往不合又多意爲改竄殊失本來面目近因裒集永樂大典散見之書其中水經注雖多割裂而按目稽核全文具存尚可彙輯與今本相校既有異同且載道元自序一篇亦世所未見蓋猶據宋人善本錄入茲經館臣排綴成編凡篇目混淆經注相錯者悉加釐訂其脫簡有自數字至四百餘字者亦竝爲補正以數百

年叢殘缺佚之書一旦復還舊觀若隱有呵護者然
亦藝林佳話也因題六韻紀之
檢書斷簡萃全珍自序猶存善長眞却以殘山將剩水
竟如合浦與延津笑他割裂審無術永樂大典所載之書類多散入各韻分析破碎殊無體例是書亦其一也際此完成若有神南北少訛因未到酈道元仕于北魏雖曾出使關中而足跡未嘗一至塞外故水經注中所載邊地諸水形勢未能盡合卽如濡水之源流分合及所經郡縣多有訛舛至江淮以南地屬齊梁道元亦未親履其地詳爲考訂祗據傳聞所及襲謬沿疑無怪其說之多盭也古今略異究堪循悉心編纂誠宜獎觸
目研磨信可親設以春秋素臣例足稱中尉繼功人

御製熱河攷

攷水源而不親履其地晰其支派脈絡分合之由雖博
綜載籍稽諸故老之流傳不能參互而訂其踳駮或以
熱河爲濡水之源余固心疑之而未暇深攷夫濡水卽
灤河自多倫諾爾之北而來其源甚遠又折而東南數
百里乃歷喀喇河屯又東南流數十里至鳳凰嶺熱河
乃南注會之不應其源反出于此蓋濡自有源而熱河
又別有源是不容紊今秋駐山莊遣喀喇沁郡王拉特
納錫第內大臣努三往尋熱河之源則得之于察罕陀

羅海（蒙古語察罕謂白陀羅海謂首蓋以山阜得名）其地距熱河二百里而羸流經固都爾呼達巴罕麓（蒙古語固都爾呼者伏行達巴罕者嶺也）遂名固都爾呼河西南至于中關東茅溝河水自玳瑁溝出西南流注之又合而南流賽音郭勒河水（蒙古謂好爲賽音謂河爲郭勒）自霍爾霍克（蒙古語謂熱食）達巴罕之三道溝出南流折而西南與湯泉（泉出山莊東北湯山）合又西注之三源既匯又西南流沿山莊東北歷錘峯下山莊行宮內亦有温泉流出匯之于是始有熱河之名南流折而東復折而南入于灤是則熱河乃會濡水而非濡源審矣酈道元水經注云濡水又東南流武列水入焉其水三川派合西源曰西藏水西南流東藏水注之東藏水出東谿西南流與中藏水合又南右入西藏水故目其川曰三藏川又東南流逕列谿謂之武列水東南歷石挺下層巒之上孤石雲舉高可百餘仞其水合流入濡按道元所言石挺即今錘峯其曰三藏水即今固都爾呼茅溝賽音郭勒三源則熱河之爲武列水無疑第古今異稱今人但知熱河而不知武列耳然所云三川合流之敘則不足據今攷固都爾呼爲西源茅溝爲中源賽音郭勒爲東源西

源自北而來先合中源又南始與東源合道元所謂西藏水又豈能越中藏而先與東藏合哉此其敘述錯綜已足滋惑而以中藏爲先合東藏則又其顯然大謬者也又如以濡水爲經白檀北夫白檀乃今密雲實非濡水所經則誤以漢書地理志之洫水亦名鮑丘水即今潮河爲濡又從而傅會之矣蓋徒尚耳食而未親履其地晰其支派脈絡分合之由毋怪乎其舛也或以爲熱河旣會濡而東入于海則謂之濡源亦無不可何須置辨是大不然夫江淮河濟何一不入于海而皆謂之海可乎昔禹貢載導河自積石或以爲亦若江之岷山淮之桐柏矣及平定回部乃知河源自葱嶺以東之和闐葉爾羌諸水瀦爲蒲昌海即鹽澤蒙古語謂之羅布諾爾伏流地中復出爲星宿海蒙古語謂之鄂敦諾爾即元史誤譯爲火敦腦兒者其水在枯爾坤之東昔 皇祖遣使窮河源得之于此 御製文以記其時回部未入版圖故止及星宿海也至積石始名黃河則大禹所記亦第就目所經見者而言道元又安能以所未經見者而一一詳訂其曲折也耶苟非命使親履其地烏知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乎近勑儒臣輯熱河志故攷其源俾知所從事若夫濡水之源則更俟他日詳攷

之

御製灤河濡水源攷證

濡水見史傳者凡五說文故東安入漆涑者涿郡之濡也廣輿記出易州窮獨山一名聖女水者易州之濡也竝音儒左傳出高陽者河間之濡也音而三水皆由天津入海此獨石口外之濡讀如難音與灤近其水自由永平府之樂亭縣入海與畿內三濡迥不相涉又水經注蒼梧之濡水出永豐縣濡山字亦音儒名亦適相同耳而惟灤河之濡水源遠流長雄于其四鄰
道元水經注所云出禦夷鎮者也昨歲命方觀承考濡
源委亦既繪其梗槩條分縷析而爲之說矣然以漢文
訓蒙古語未如同文韻統得字音之正而鄂博之類穿

鑿更甚蒙古語謂堆砌石以表祭處爲鄂博方觀承乃書作峩軷且引鄭氏及詩大雅之言證爲軷祭行路神之義鑿而謬矣會爲鄂博說以正其誤他如們綽克之爲們催達巴罕之爲大垻類此者不可枚舉難以一一爲之辨訂也因命嚮導大臣努三挈方觀承所遺同知黃
立隆者重循其源以至其委于是二千餘里之灤河曲
折分合盡得其實因詳注其地名及諸水之匯流而酈
道元歐陽修等竝元史河渠志所載相舛誤者都爲四
條攷證如左夫江淮河濟中國之四瀆也其理大物博
較之灤河濡水不啻倍蓰而禹貢以數語盡之茲注濡
水數千言猶有未盡焉古今相去不可及者如此蓋得

其簡則足以提要而欲其詳反不免致繁抑以塞外中土語言不同人跡罕至斯固難易所由殊然則就同文韻統會中外而傳濡水之實詎不在此時乎哉

灤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圖古爾山（山爲興安正榦自張家口向東至獨石口外爲大山折而西北過上都城入于圍場之海喇堪與興安大嶺相連屬出泉處較興安山梁尤爲特出山陽山陰樹木茂密與他山異信爲名山山陽爲民人居址山陰皆察哈爾蒙古游牧地）四泉湧出名都爾本諾爾涓流曲折伏而復現西北經訥克里和洛有小水自東注之又北經哈丹和碩之西噶爾都思台之水自東注之又曲折西北流至茂罕和碩（自都爾本諾爾至此計七十餘里）三道河自東來匯之（其水一出摩霍爾達巴罕一出伊克達巴罕一出楚庫爾蘇達巴罕各相距十餘里匯爲一河）河流始暢又西北流復有二小水一自布爾噶蘇台一自克爾哈達先後來注之八十里經察罕格爾（俗名西涼亭）烏蘭河屯至上都店（入多倫諾爾界）又北流十餘里經淖海和碩折而東北二百五十餘里經博洛河屯至庫爾圖巴爾噶遜河屯喀喇烏蘇自東注之又三十餘里至上都河屯（上都卽元開平府灤水經其城南故名上都河）察罕諾爾自北注之又六十餘里經都什巴延珠爾克山至察罕鄂博東克伊綳河自東北來

匯之 河出興安山梁之陽南流伊克霍爾昆巴罕霍爾昆伊札爾三水自東注之西與海留台河合而爲一入于上都河 河水倍暢折而東南流十八里至磴口額爾德尼布拉克自西注之 其水經多倫諾爾之北 又十二里至大河口圖爾根伊札爾河自東北來匯之 其水亦出興安山梁之陽逶迤西南流錫喇札拜自北入之又西南流摩霍爾伊札爾自東南入之匯注于此 又南流七里沙岱布拉克自西注之又折而西南流二里霍洛圖布拉克自東注之又九里海拉蘇台河自西注之又一里蒐集布拉克自東注之又南流一里渾齊布拉克亦自東注之又十里察罕郭勒自西注之又十一里什巴爾台河自東北注之 其水出伊克空鄂洛鄂博西爲木蘭圍場西界 又折而西復折而南八里克鬱布拉克自西注之又十七里經雁北灘 入四旗廳界 布爾噶蘇台哈丹和碩河自西注之又十七里經半壁山又南經大廟灣折而東復折而西南五十八里頭道河自西注之又二里羅密塔子亦自西注之轉而東南流三十二里至木廠又折而東流二十四里經韭菜梁又九十五里經小遼東至瓜地摩霍爾阿爾善所出之湯泉自南注之又二十七里經西屯庫爾奇勒河 俗名小灤河 自北來匯之 其水出興安山梁之陽三支分引過托霍隆和洛合爲一西南流會瑪尼

圖卡倫哈朗圭達巴罕珠爾噶台海拉蘇台諸水折而東南會霍來郭勒哈爾渾諸水又噶拜卓索阿魯布拉克鼎阿諸水復先後會之合爲一河注于此自此遂名灤河又二十七里至郭家屯折而南流四十六里至大對山又折而東復折而南屈曲行八十餘里至與隆莊入喀喇河屯界南流五十九里經五道河折而西南流四十九里至張博灣興州河自西北來匯之其源出沙爾呼山西經土城子東南流曲注于此折而東流七十餘里經喀喇河屯繞行宮東流伊遜河自北來匯之其水發源圍場內西流經博洛河屯與伊瑪圖河合西南流屈折注此東南流三十四里至石門入熱河廳界又四十七里經鳳凰嶺固都爾呼河自

東北來匯之其源出固都爾呼達巴罕西南流與茅溝河合又與賽音郭勒河合三源既匯沿避暑山莊東北其水會茅溝後即與湯泉合至是行宮內亦有溫泉流出匯之遂名熱河水至此益大折而南流四十三里白河自西注之此與發源瑪尼圖達巴罕經密雲縣會潮河之白河異又三十三里老牛河自東北注之又三十三里至滴水崖南二河自東注之又十里柳河自西注之又六里車河自西注之又三十餘里至門子哨入遷安縣界黃花川自西注之又三十二里清河自東注之又九里豹河自東北注之折而西流二十里經灤河灘又南流折而東復折而西經楊枝峪又東南流二十一里入

潘家口折而東又折而西十里經走馬哨又二十四里至澂河橋澂河自西注之又曲折東南流七十餘里至白布店恒河自西北注之又折而東流十餘里至煤峪口長河自東北注之又七十三里過平崖子淸河自東北注之此與黃花川南之淸河異折而南流二十餘里至峽口蛤螺河自東注之又二十九里過遷安縣西經黃臺山又二十三里折而東三里河自東注之其河與二道泉合又南流二十餘里經孤竹城入盧龍縣界又三十五里至合河口靑龍河自東北來匯之其源出特布克入桃林口復有一水自冷口來會之經永平府城西過虎

頭石入于灤河流至此勢益寬大又十一里繞雪峯寺又二十一里過武山西橫河自西注之又三里至偏涼汀入灤州界又東南流五十六里過定流河入樂亭縣界又三十六里至老河口灤河故道今涸又西南流二十里至小河崖淸河自西北注之此與黃花川南及平崖子之淸河俱異又七里至石家坨灤自此分支名高密河常涸大雨時仍分流達海折而西南流五十餘里至新橋口入于海自河源至此約二千餘里

酈道元水經注云濡水出禦夷鎭東南按禦夷鎭爲北魏六鎭之一其建鎭之所雖不可攷而魏太祖紀云築

長城于長川之西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里又魏世祖破蠕蠕列置降人于漠南東至濡源西槩五原陰山分六鎮是禦夷居六鎮之東自獨石口外至開平皆其故地以今所攷上都河源方向核之道元所言非盡無稽惟云二源雙引夾山西北流則未能實辨都爾本諾爾爲濡水正源而以夾山來會之三道河誤爲濡源雙引其云出山合成一川則卽今之茂罕和碩耳至云又西北逕禦夷故城東其遺跡無可据惟以鎮北百四十里計之當在今烏蘭河屯之地其餘諸山水雖與今

圖不能悉合然所云又北逕箕安山東屈而東北流似卽今之多倫鄂博圖其云逕沙野西又逕沙野北則似指伊克們綽克至喀喇烏蘇一帶沙磧言之其云三泉隱次合爲一水注呂泉水則似今之克伊綳河合伊克霍爾昆等三源也云逆流水則似今之伊札爾也云木林山水則似今之海留台水也云又東盤泉水自西北東南流注濡河則似今額爾德尼布拉克也又所云東南水流迴曲謂之曲河以今圖屈折形勢觀之蓋卽今大河口自此以下道元卽闌入白檀要陽按其地距所

云會武列水之熱河境尚七百餘里漢時郡縣安得至此其外尚何待深辨乎至云濡水又東南逕盧龍塞則爲今之潘家口無疑其云塞道自無終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陘東至淸陘無終爲今玉田林蘭陘蓋今喜峯口淸陘卽今冷口卽此以證不特塞垣疆界了然卽田疇引曹操迴軍盧龍塞之處亦可得其大槩矣其自潘家口以內至入海處酈注所記州邑山水雖名稱今昔不同而以志乘訂之皆約略可數而未至大外蓋道元于諸水源委詢攷綦詳故所言時有相合者惟未嘗親履其地且以漢言誌掌古山水名目往往傳訛傳會更不免謬以千里則泥古而不知覈實之過也

歐陽修云灤水出炭山東北胡三省通鑑注因之其後陳組綬職方圖攷顧祖禹方輿紀要皆從其說今攷獨石口外無所謂炭山者惟巴延屯圖古爾山據努三云土人名其山爲黑老山按昔人有謂濡水出黑龍山者龍老音轉承訛黑龍山之言似不爲妄今巴延屯圖古爾山其陽石色黝黑所謂炭山或卽指此而明統志乃以萬全縣南之炭山當之其地距獨石三百餘里則更

風馬牛不相及矣
元史河渠志灤水出金蓮川中今獨石口外濡源相近處無所謂金蓮川者按金史地理志云桓州曷里滸東川更名曰金蓮川又元史地理志云世祖命劉秉忠相宅于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中統元年爲開平府五年加號上都卽今之上都河屯正在灤水之北桓州尚在其西攷元周伯琦扈從北行記云至失八兒秃地多泥淖驛路至此相合地多異花有名金蓮花者似荷而黃至察罕腦兒猶漢言白海也歷數驛始至桓州又王惲中堂事記云灤野蓋金人駐夏金蓮云云攷其地皆與上都河屯相近失八兒秃當爲什巴爾台蒙古語泥濘處也在上都西少北察罕腦兒當爲察罕諾爾蒙古語白湖也在上都南少西金蓮川當在什巴爾台察罕諾爾之間元陳孚金蓮川詩云茲茲金蓮川日映山色赭昔人建離宮今存但古瓦蓋金時于此建景明宮爲避暑之所許安仁疏有金蓮千里之外語以距京師道里計之亦相合又今什巴爾台少西北有和洛和山蓋卽金史所謂曷里滸者川在其東去獨石口幾五百里其

非濡源明甚周伯琦賦得灤河送蘇伯修詩云清灤悠悠北斗北千折縈環護邦國直疑銀漢天上來金蓮滿川淨如拭蓋灤河先逕金蓮後至上都伯琦詠灤河而兼及金蓮殆指河流所經言之修元史者直以爲灤出金蓮川中誤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七　八賄

水　水經一

水經桑欽撰　酈道元注

「酈道元水經注原序」

序曰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于北方而爲物之先也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不潤及其氣流屆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神莫與竝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誌其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蹟者極聆州域之說「而」涉土遊

流字據高似孫史略所引改正

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髣髴前闚不能不猶深屏營也
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識絶深經道淪要博
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三反之慧獨學無聞古
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
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闚天歷筩時昭飲河酌海從性
斯畢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述水經布廣前文大傳曰
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于海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
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謬誤者考以附
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但緜古芒

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
川渠隱顯書圖自負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絶而生通
稱枉渚交奇洞湍決瀖纏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
尙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辯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
陳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本經附其
枝要者庶備忘誤之私求其尋省之易

序後接本書

項家達校

水經注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

卷五

卷六

卷七

項家達校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項家達校

項家達校

臣等謹案水經注四十卷後魏酈道元撰道元字

善長范陽人官至御史中尉自晉以來注水經者凡二家郭璞注三卷杜佑作通典時猶見之今惟道元所注存崇文總目稱其中巳佚五卷故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所引滹沱水涇水洛水皆不見于今書然今書仍作四十卷疑後人分析以足原數也是書自明以來絕無善本惟朱謀㙔所校盛行于世而舛謬亦復相仍今以永樂大典所引各按水名逐條參校非惟字句之訛層出疊見其中脫簡有自數十字至四百餘字者其道元自序

篇諸本皆佚亦惟永樂大典僅存蓋當時所據
猶屬宋槧善本也謹排比原文與近本鉤稽校勘
凡補其闕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其妄增者
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
五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三四百年之疑竇一旦
曠若發蒙是皆我
皇上稽古右文經籍道盛瑯嬛宛委之祕嚮然並臻遂
使前代遺編幸逢
昌運發其光于蠹簡之中若有神物撝呵以待
聖朝而出者是亦曠世之一遇矣至于經文注語諸本
率多混淆今考驗舊文。得其端緒。凡水道所經之
地。經則云過。注則云逕。經則統舉都會。注則兼及
繁碎地名。凡一水之名。經則首句標明。後不重舉。
注則文多旁涉。必重舉其名以更端。凡書內郡縣
經則但舉當時之名。注則兼考故城之迹。皆尋其
義例。一一釐定。各以案語。附于下方。至塞外羣流
江南諸派道元足跡皆所未經故于灤河之正源
三藏水之次序白檀要陽之建置俱不免附會乖

趙書附錄上一清按經
仿禹貢總書為過注
以逕字代之以此例正河
濟江淮諸經注混淆百
無一失
全書題辭經文簡注
文繁簡者必審擇於
地望繁者必詳及於測
源一為綱一為目以此思
之蓋過半矣

錯甚至以浙江妄合姚江尤爲傳聞失實自我

皇上命使履視盡得其脈絡曲折之詳

御製熱河考灤源考證諸篇爲之抉摘舛謬條分縷擘

足永訂千秋耳食沿訛謹錄弁簡端永昭定論又

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

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

其涪水條中稱廣漢已爲廣魏則決非漢時錘水

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

抵三國時人今旣得道元原序知竝無桑欽之文

大興　項家達校

黃本河水一

黃本与校語所謂近刻者同者以圈識之下放此　朱本与校語所謂近刻同者亦不復著

水經注卷一

後魏酈道元撰

河水　案二字原本誤連經文今改正近刻河水下有一二等字乃明人臆加今刪去

崑崙墟在西北

三成爲崑崙丘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桐　案桐近刻訛作松　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　案層近刻作增　一名天庭是謂爲太帝之居

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

禹本紀與此同高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

層从孫潛校

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千七百四十里(案近刻千上有一字)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準地志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山(案近刻作崑崙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瀍水以西(案近刻作以西北衍北字)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外國圖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諸仙居之數說不同道阻且長經記緜褫(案近刻訛作逕記緜褫)水陸路殊徑復不同淺見末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誌差違也

其高萬一千里

山海經稱方八百里高萬仞郭景純以爲自上二千五百餘里淮南子稱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案三尺近刻訛作二尺)

河水

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考異郵曰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化元命苞曰五行始

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腠液也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案近刻脫如字）故曰水具財也（案具上近刻有其字衍）五害之屬（案近刻脫此四字）水最為大（案近刻水上有而字衍）水有大小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引佗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于地溝流于大水及于海者又命曰川水也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新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徐幹齊都賦曰川瀆則洪河洋洋發源

全有如字無其字
全有五害之屬四字

崑崙九流分逝（案逝近刻譌作遊）北朝滄淵驚波沛厲浮沫揚奔（案浮近刻譌作望）風俗通曰江河淮濟為四瀆（案近刻河字在淮字下）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

出其東北陬

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爾雅曰河出崑崙虛（案近刻脫此五字）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物理論曰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案此十六字當是注內之小注故雜在所引爾雅之間書內如此類者甚多）百里一小曲千里一

戴補此五字從朱謀㙔說

孫校逝
全本逝
浮与全同

此案語亦本朱箋

令大典原作今後校改
全作令

曲一直矣漢大司馬張仲議曰案漢書大司馬史長安張戎師古曰新論云字仲功此脫史字功字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案令近刻訛作今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河決以其噎不洩也禁民勿復引河是黃河兼濁河之名矣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恒濁方江為狹比淮濟為闊寒則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余按風俗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亦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

宋本淩門孫潛改陵

黃本与大典同俱从朱

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案入下近刻有于字

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一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馮夷都焉括地圖曰馮夷恒乘雲車駕二龍案此十三字當亦是注內之小注故雜在所引山海經之間河水又出于陽紆陵門之山而注于馮逸之山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天子乃沈珪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子之寶器玉果璇珠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穆王視圖方乃導以西邁矣粵在伏羲受龍馬圖于

只合投

朱本小川箋云宋本作山海潛校改山

黃本秦封隆

河八卦是也故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壇于河受龍圖作握河記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李尤盟津銘洋洋河水朝宗于海徑自中州龍圖所在淮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禱陽紆蓋于此也高誘以爲陽紆秦藪非也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太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焉山卽崑崙山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升于崑崙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案近刻作升崑崙封豐隆之葬）豐隆雷公也黃帝宮（案此三字近刻訛作雷電龍）卽阿耨達宮也其山出六大水

譯朱本作驛謝耳伯云驛當作譯

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郭義恭廣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東名曰新陶水山在天竺國西水甘故曰甘水有石鹽白如水精大段則破而用之（案大段朱謀㙔云當作火煅非）康泰曰安息月氏天竺至伽那調御皆仰此鹽釋法顯曰度蔥嶺已入北天竺境于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倚梯者凡度七百梯度已（案近刻訛作凡度七百渡梯已）躡懸絙過河河兩岸相去咸八十步九譯所絕漢之張

[朱本有足字]

蹇甘英皆不至也余診諸史傳卽所謂罽賓之境有盤石之隥道狹尺餘行者騎步相持絙橋相引二十許里（案漢書今本作二千餘里千字誤當以此爲正）方到懸度阻險危害不可勝言郭義恭曰烏秅之西有懸度之國山溪不通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其人山居佃于石壁間累石爲室民接手而飲所謂猨飲也有白草（案近刻訛作白羊原本及漢書作白草）小步馬有驢無牛是其懸度乎釋法顯又言度河便到烏長國（案長近刻作萇）烏長國卽是北天竺佛所到國也佛遺足跡于此其跡長短在人心念至今

[从全校]

[黄本河]　[朱本磨]

猶爾及曬衣石尚在新頭河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逕中天竺國兩岸平地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又逕蒲那般河（案近刻脫般字）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此水逕摩頭羅國（案逕字下近刻衍流逕二字）而下合新頭河自河以西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爲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爲中國也泥洹已來聖衆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新頭河至南天竺國迄于南海四萬里也（案近刻四下有五字）釋氏西域記曰新頭河經罽賓犍越摩訶剌諸國而入南海是也（案訶近刻訛作河）阿耨

[全改訶]　[蒲字从全校　全刪下逕字]

黄本褐

朱本樹

朱本洹作涅箋云誤

達山西南有水名遙奴山西南小東有水名薩罕小東有水名恒伽此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恒水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卽恒水也故釋氏西域記有恒曲之目恒北有四國最西頭恒曲中者是也有拘夷那褐國（案褐近刻作竭下同）法顯傳曰恒水東南流逕拘夷那褐國南城北雙樹間有希連禪河河邊世尊于此北首般泥洹分舍利處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泥洹後天

全本改喝

朱本無檀字箋增

黄本枝朱同箋云一作芝

人以新白緤裹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出王宮度一小水水名醯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在宮北以旃檀木爲薪天人各以火燒薪薪了不燃大迦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不燒而自燃也王斂舍利用金作斗量得八斛四斗諸國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齎還本國以造佛寺阿育王起浮屠于佛泥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此樹名娑羅樹（案娑羅近刻訛作婆羅）其樹花名娑羅佉也（案佉近刻訛作法）此花色白如霜雪香無比也竺枝扶南記曰（案枝

全改佉　朱本趙同

原本訛作芝 林楊國去金陳國步道二千里車馬行無水道舉國事佛有一道人命過燒葬燒之數千束樵故坐火中乃更著石室中從來六十餘年尸如故不朽竺枝目見之 案目近刻訛作自 夫金剛常住是明永存舍利刹見 案刹近刻訛作利 畢天不朽所謂智空罔窮大覺難測者矣其水亂流注于恒 案近刻脫注字 恒水又東逕毗舍利城北 案利近刻訛作離 釋氏西域記曰毗舍利維邪離國也支僧載外國事曰維邪離國去王舍城五十由旬 案十近刻訛作千 城周圓三由旬維詰家在大城裏宮之南去

孫潛校同 全從之

並与全趙校同

全趙校同

朱本閣住

朱本杖 上

朱本摧伏

宮七里許屋宇壞盡惟見處所爾釋法顯云城北有大林重閣佛住于此本奄婆羅女家施佛起塔也 案奄近刻作菴 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恒水上流有一國國王小夫人 案近刻作有一國王王小夫人 生肉胎大夫人妬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徵即盛以木函擲恒水中下流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好 案好近刻作特 王取養之遂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服 案服近刻作伏 次欲伐父王本國王大愁憂小夫人問何故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以

愁爾小夫人言勿愁但于城西作高樓案西近刻作東賊來時上我置樓上案此五字近刻作置我樓上四字則我能卻之王如是言賊到小夫人于樓上語賊云汝是我子何故反作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張口仰向小夫人卽以兩手捋乳案捋近刻作將乳作五百道俱墜千子口中賊知是母卽放弓仗父母作是思惟案父母近刻作二父王皆得辟支佛今其塔猶在案其近刻作二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放弓仗處後人得知于此處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卽賢刼

千佛也釋氏西域記曰恒曲中次東有僧迦扇柰揭城案近刻譌作申又城下衍也字佛下三道寶階國也案近刻脫道字法顯傳曰恒水東南流逕僧迦施國南佛自忉利天東下三道寶階爲母說法處寶階旣沒阿育王于寶階處作塔後作石柱柱上作師子像外道少信師子爲吼怖效心誠案近刻作怖懼心伏恒水又東逕罽賓饒夷城南接恒水案近刻作饒夷城南接恒水城之西北六七里恒水北岸佛爲諸弟子說法處恒水又東南逕沙祇國北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嚼楊枝刺土中生長七尺不增

黃本二

宋有世字

孫改西 全 趙並從

孫改埒

宋本壱

黃本無沙字此从宋本

全改僧又無下也字

全有道字

園字从朱本

太子二字从朱本增

本無城字 朱箋云宋本作西域志城北

不滅今猶尚在恒水又東南逕迦維羅衛城北故淨王宮也案故下近刻衍日字城東五十里有王園園有池水夫人入池洗浴出北岸二十步案出下近刻有池字東向舉手扳樹生太子案扳近刻作攀下同太子墮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太子遂成井池衆僧所汲養也太子與難陀等撲象角力射箭入地今有泉水行旅所資飲也釋氏西域記曰城北三里恒水上父王迎佛處作浮圖作父抱佛像案父近刻訛作佛外國事曰迦維羅越國案羅衛羅越互相通稱今無復王也城池荒穢惟有空處有優婆塞姓釋可

墮同

黃本有像字从朱本刪

二十餘家是昔淨王之苗裔故爲四姓住在故城中爲優婆塞故尚精進猶有古風彼日浮圖壞盡條王彌更脩治一浮圖私訶條王送物助成案送近刻訛作遂今有十二道人住其中太子始生時妙后所扳樹樹名須訶案近刻脫訶字阿育王以青石作后扳生太子像昔樹無復有後諸沙門取昔樹栽種之展轉相承到今樹枝如昔尚蔭石像又太子見行七步足跡今日文理見存阿育王以青石挾足跡兩邊復以一長青石覆上國人今日恒以香花供養尚見足七形文理分明

与孫校柳本同全從本

全校作須迦

今雖有石覆無異或人復以數重吉貝重覆貼著石上逾更明也案吉貝近刻訛作古貝太子生時以龍王夾太子左右吐水浴太子見一龍吐水煖一龍吐水冷遂成二池今尚一冷一煖矣太子未出家前十日出往王田閻浮樹下坐樹神以七寶奉太子太子不受于是思惟欲出家也王田去宮一據據者案一據下近刻訛作據左一據佑六字晉言十里也太子以三月十五日夜出家四天王來迎各捧馬足爾時諸神天人側塞空中散天香花此時以至河南摩強水即于此水邊作沙門河南

全改吉貝　趙同

黃本迦衛

朱箋云此當作北此從之

摩強水在迦維羅越北相去十由旬此水在羅閱祇瓶沙國相去三十由旬菩薩于是暫過瓶沙王出見菩薩菩薩于瓶沙隨樓那果園中住一日日暮便去半達鉢愁宿半達晉言白也鉢愁晉言山也白山北去瓶沙國十里明旦便去暮宿曇蘭山去白山六由旬于是徑詣貝多樹案徑近刻訛作逕貝多樹在閱祇北案在下近刻有貝多二字去曇蘭山二十里太子年二十九出家三十五得道此言與經異故記所不同竺法維曰迦維衛國案近刻作迦維國脫衛字佛所生天竺國也三千日月萬二

全改徑

朱箋云當作委積

黃本作吡

塔字據朱本增

黃同大典

千天地之中央也康泰扶南傳曰昔范旃時有嘾楊國人家翔梨嘗從其本國到天竺展轉流賈至扶南爲旃說天竺土俗道法流通金寶委積案委近刻訛作安山川饒沃恣所欲案恣下近刻衍其字左右大國世尊重之旃問云案云近刻訛作之今去何時可到幾年可迴梨言天竺去此可三萬餘里往還可三年踰及行四年方返以爲天地之中也案地近刻訛作竺恒水又東逕藍莫塔塔邊有池池中龍守護之阿育王欲破塔作八萬四千塔悟龍王所供知非世有遂止此中空荒無人案近刻脫此中二字

通同

全本有此中二字

黃同大典吡从釆

黃本曲巡

黃本邑 朱有二邑字

空荒作荒蕪羣象以鼻取水洒地若蒼梧會稽象耕鳥耘矣恒水又東至五河口案近刻河下有合字蓋五水所會非所詳矣阿難從摩竭國向毗舍利案舍利原本訛作舍離欲般泥洹諸天告阿闍世王王追至河上案此句下近刻有毗舍離諸四字乃衍文梨車聞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惟前則阿闍世王致恨卻則梨車復怨即于中河入火光三昧燒具兩般泥洹案具兩近刻訛作身而身二分分各在一岸二王各持半舍利還起二塔渡河南下一由巡案由巡卽由旬書內通用近刻訛作由延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案弗近刻作佛

何校云沈本無合字

黃本狀四从朱

黃本富作宣

塔字从朱本增

即是阿育王所治之城城中宮殿皆起牆闕雕文刻鏤累大石作山山下作石室長三丈廣二丈高丈餘有大乘婆羅門子名羅汰私婆亦名文殊師利住此城裏爽悟多智事無不達以清淨自居國王宗敬師事之賴此一人宏宣佛法外不能陵凡諸國中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中國今改正惟此城爲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阿育王壞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作大塔在城南二里餘案二近刻作三此塔前有佛跡起精舍北戶向塔案北戶近刻作戶北塔南有石柱大四五圍案此四字近刻訛作圍丈四五高三丈餘

黃同大典

朱本無曰字

四處戴皆从朱本

黃同大典後凡黃与大典同者亦圈大典字旁以識之戴从朱本

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閻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贖塔塔北三百步案近刻脫一塔字作北三四百步阿育王于此作泥犁城城中有石柱案近刻脫一城字亦高三丈餘上有師子柱有銘記作泥犁城因緣及年數日月恒水又東南逕小孤石山山頭有石室石室南向佛昔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案此句原本脫畫石二字據近刻補畫跡故在恒水又西逕王舍新城是阿闍世王所造出城南四里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即是蓱沙王舊城也案瓶沙蓱沙互相通用東西五六

全重塔字

大典天後改作天
大典心字乃止之訛此从宋本
黃本宋本西某同

里南北七八里阿闍世王始欲害佛處其城空荒又無人徑入谷傅山（案傅近刻訛作搏）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頂三里有石窟南向佛坐禪處西北四十步（案西近刻作三）復有一石窟阿難坐禪處天魔波旬化作雕鷲恐阿難（案夭妖通近刻訛作天）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卽得止鳥跡手孔悉存故曰雕鷲窟也其山峰秀端嚴是五山之最高也釋氏西域記云耆闍崛山在阿耨達王舍城東北西望其山有兩峰雙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鷲鳥常居其嶺土人號曰耆闍崛山

此處戴依宋本　宋本
云邪一作那
又云其一作坐　宋有木字
宋有北字

胡語耆闍鷲也（案胡語二字近刻訛在又竺法維云下此處作山名耆闍鷲也）又竺法維云羅閱祇國有靈鷲山胡語云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案近刻脫一石字）阿育王使人鑿石假安兩翼兩腳鑿治其身今見存遠望似鷲鳥形故曰靈鷲山也數說不同遠邇亦異今以法顯親宿其山誦首楞嚴香華供養聞見之宗也又西逕迦那城南三十里（案近刻迦作伽三作二）到佛苦行六年坐樹處有林木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王按樹枝得扳出池處又北行二里得彌家女奉佛乳糜處從此北行二里佛

朱有趺字

朱有許字

于一大樹下石上東向坐食糜處樹石悉在廣長六尺高減二尺國中寒暑均調樹木或數千歲乃至萬歲從此東北行二十里到一石窟菩薩入中西向結「跏趺」坐心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石壁上即有佛影見長三尺「許」今猶明亮時天地大動諸天在空言此非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去此西南行減半由旬（案旬近刻作延）貝多樹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導引菩薩起行離樹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薩受之復行十五步五百青雀飛來繞菩薩三帀西去（案西近刻作而）菩

此處並依朱本

朱本王

朱有尼字

此段錯簡朱謀㙔已改正云從於謝耳伯處見宋本水經印證無復疑矣

黃本有足字無禪字朱同

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而坐時魔「王」遣三玉女從北來試菩薩（案近刻無此二字）魔王自從南來（案近刻下有試字）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卻散三女變爲老姥不自服（案朱謀㙔云不字上疑脫一莫字）佛于「尼」拘律樹下方石上東向坐（案有兩峯雙立兩字起至此句向字止黃省曾刻訛在後即是佛外祖國也祖字下國字上原本不誤）梵天來詣佛處（案詣近刻訛作諸）四天王捧鉢處皆立塔外國事曰毗婆梨佛在此一樹下六年長者女以金鉢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住「足」尼連「禪」河浴（案近刻脫禪字）浴竟于河邊噉糜竟擲鉢水中逆流百步鉢沒河

朱本無試字

朱本諸疑作詣

中[案沒近刻訛作投]迦梨郊龍王接取在宮供養先三佛鉢亦見佛于河傍坐摩訶菩提樹摩訶菩提樹去貝多樹二里于此樹下七日思惟道成魔兵試佛釋氏西域記曰尼連水南注恒水水西有佛樹佛于此苦行日食糜六年西去城五里許樹東河上即佛入水浴處東上岸尼拘律樹下坐脩[案拘律近刻作衞並]舍女上糜于此于是西度水于六年樹南貝多樹下坐降魔得佛也佛圖調曰佛樹中枯其來時更生枝葉竺法維曰六年樹去佛樹五里書其異也法顯從此東南行還

朱与全校同

弗字从佛國記

黃本尸迦毋从朱本

朱本完

朱本無東字 瞻作贍

朱箋云舊本作有卜佉下蘭池

巴連弗邑順恒水西下得一精舍名曠野佛所住處復順恒水西下到迦尸國波羅柰城竺法維曰波羅柰國在迦維羅衞國南千二百里中間有恒水東南流佛轉法輪處在國北二十里樹名春浮維摩所處也法顯曰城之東北十里許即鹿野苑本辟支佛住此常有野鹿栖宿故以名焉法顯從此還居巴連弗邑又順恒水東行其南岸有瞻婆大國釋氏西域記曰恒曲次東有瞻婆國城南有卜佉蘭池[案近刻訛作有卜佉下]蘭池恒水在北[案近刻訛作北池水恒在北]佛下說戒處也[案下近刻訛作不]

以孫校

同上

朱本迦

恒水又逕波麗國卽是佛外祖國也法顯曰恒水又東到多摩梨靬國（案靬近刻訛作鞾下同）卽是海口也釋氏西域記曰大秦一名梨靬康泰扶南傳曰從迦那調洲西南入大灣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逕西行極大秦也又云發拘利口入大灣中正西北入可一年餘得天竺江口名恒水江口有國號擔袟（案袟近刻作秩）屬天竺遣黃門字興爲擔袟王釋氏西域記曰恒水東流入東海蓋二水所注兩海所納自爲東西也釋氏論佛圖調列山海經曰（案近刻脫調字）西海之南

全改靳

朱本麤

汰从朱本

朱云日當作曰

朱有去字

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祖以佛圖調傳也又近推得康泰扶南傳傳崑崙山正與調合如傳自交州至天竺最近泰傳亦知阿耨達山是崑崙山釋云賴得調傳豁然爲解乃宣爲西域圖以語法汰法汰以常見怪謂漢來諸名人不應河在敦煌南數千里而不知崑崙所在也（案河近刻訛作仰）釋云復書曰（案近刻訛作曰）按穆天子傳穆王于崑崙側瑤池上觴西王母云「去」宗周瀍澗萬有一千一百里何得不如調言子

以孫枝

朱箋云若古本作欲
朱有其字
朱本曰
朱本工

今見秦傳非爲前人不知也而今以後乃知崑崙山
爲無熱丘何云乃胡國外乎余考釋氏之言未爲佳
證穆天子竹書及山海經皆埋縕歲久編韋稀絕書
策落次難以緝綴後人假合多差遠意至欲訪地脈
川案欲近刻作若不與經符驗程準途故自無會釋氏不復
根其衆歸之鴻致案衆近刻作㮣陳其細趣以辨其非非所
安也今按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
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爲
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

朱本棠
朱有瑤樹二字
朱有北門二字
此三行戴皆依朱

此自別有小崑崙也又按淮南之書崑崙之上有木
禾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案近刻脫在其西三字沙棠
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
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
玉橫維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傾宮旋室
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
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源是謂丹水飲之不死
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
陬凡此四水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

全增在其西三字

朱本涼箋云古本作浪風　朱有登之二字

朱有墟字

大典本有四十九字

黃同大典此从朱本但東北作東

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玄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禹乃以息土填鴻水以爲名山掘崑崙虛以爲下地高誘曰地或作池案此下近刻有山海經曰不周之山不周之北門以納不周之風十九字考山海經中言不周之山者亦無此語當是衍文則以髣髴近佛圖調之說阿耨達六水葱嶺于闐二水之限案佛圖調近刻訛作浮圖調與經史諸書全相乖異又按十洲記案近刻訛作十三州記崑崙山案山下近刻衍也字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案北近刻訛作東去岸十三萬里有

全改北

朱本圃

朱有接北戶三字

朱本三

朱本廣

朱本正北干辰星之輝

弱水周帀繞山案近刻作周迴繞市山字屬下句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闊之井案闊近刻作活西南近承淵之谷案近刻作至此四角大山寔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昔西王母告周穆王云去咸陽四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面方廣萬里形如偃盆下狹上廣案近刻脫下狹二字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星之輝案干近刻訛作于名曰閬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爲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

沈炳巽增下狹二字全從之

朱箋云舊本作景燭日輝

朱本希奇特出皆在於此

二其北戶山案山近刻訛作出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似如一淵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燭日暉案近刻作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眞官仙靈之所宗上通旋機案近刻作璿璣元氣流布玉衡常理順九天而調陰陽案玉衡常理順九天近刻作玉常玉衡理九天品物羣生希奇特出皆在于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案下狹上廣至此原本及近刻並訛在皆往來也下張華敘東方朔神異經曰上今據十洲記訂正其北海外又有鍾山案近刻脫此八字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舍案近刻作所合天帝居治處也案居近刻訛作君下有所字衍考東方朔之言

案此處錯簡依全本訂正其北以下八字全校所增趙本合

朱有龍所二字

及經五萬里之文難言佛圖調康泰之傳是矣案佛近刻訛作浮又脫傳字六合之內水澤之藏大非爲巨小非爲細存非爲有隱非爲無其所苞者廣矣于中同名異域稱謂相亂亦不爲寡至如東海方丈亦有崑崙之稱西洲銅柱又有九府之治東方朔十洲記曰方丈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處羣仙不欲升天者皆往來也張華敘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

朱本員周

朱有一字

里圓周如削下有迴屋仙人九府治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圓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綠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惟會益工遁甲開山圖曰五龍見教天皇被跡望在無外柱州崑崙山上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爲五行神案近刻脫五字五龍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爲十二部

与全校同

朱無海字

朱箋云渾字疑衍 謝兆云根鈔本作垠

法五龍之跡行無爲之化天下仙聖治在柱州崑崙山上無外之山在崑崙東南萬二千里五龍天皇皆出此中爲十二時神也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寔惟帝之下都其神陸吾是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然六合之內其苞遠矣幽致沖妙難本以情萬像遐淵案此下近刻衍一渾字思絕根尋自不登兩龍于雲轍騁八駿于龜途等軒轅之訪百靈方大禹之集會計儒墨之說孰使辨哉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案此下原本及近刻有河水冒以西南流

河水冒以西南流

朱本河閒箋引孫汝澄曰河閒當作河關

七字案考山海經云積石之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即今河行積石山南遶其東折而西流逕山北然後轉東北流形勢適合石門當在折西之處不得云西南流也作水經者誤以爲河自石門潛行地中而入葱嶺然後復出故不取冒以西流之語下言入葱嶺則上不得言其流當是後人見山海經河水冒以西流句與下有石門相連遂掇其語于此又因下文言南入葱嶺更臆改西流爲西南流耳杜佑通典兩引水經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即接以又南入葱嶺山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絕不及河水冒以西南流七字其爲唐時本所無甚明今據通典訂正刪去七字

山海經曰河水入渤海又出海外案近刻訛作出渤海又海水西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羌中

余考羣書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發淪于蒲昌出于海水故洛書曰河自崑崙出于重野謂此矣逕積石而爲中國河故成公子安大河賦曰覽百川之宏壯莫尚美于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釋氏西域記曰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而經文在此似如不比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案山海經云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水經蓋本其說後記葱嶺于闐河則又本之西域傳其書雜襲而成故漫無倫次道元則以葱嶺于闐之河入蒲昌海潛行地中復出爲積石河葱嶺在今回部葉爾羌西于闐即和闐在葉爾羌東南蒲昌海即羅布淖爾在闢展西南積石山在青海境積石之西五六百里即星宿海今呼鄂敦塔拉朱思本所謂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

朱本傳

百餘者也道元言河之所潛

出于積石宜即指星宿海

壬戌二月以南林蔣氏所藏永樂大典水字韻校此一卷此本雖出大典然頗不與

大典不同蓋東原初以大典校朱謀㙔本後復以己意大加校改而刊本時行不能

別何者為據大典所改之字何者為東原自行改定之字概以為大典本如此未不復加以識別者

免厚誣大典矣蔣氏藏大典本水注四冊自河水至丹水而得全書之半大典所據自

是宋刊本故有絕佳處當盡校之以存大典本之真耳 觀堂記 十一日

又案此書刻時東原尚存必其手定大典本不甚異於明刻東原豈不知之蓋欲以

己所校改者託諸大典使人不疑耳 大典佳處戴校亦未能盡之

水經注卷一 是月廿二日又以黃魏之本與大典相校同者十八九蓋兩本同宋本出也

朱本為

朱本工

水經注卷二

後魏 酈 道元 撰

河水 案二字原本誤連經文今改正近刻篇題作河水二經文上復衍河水二字今刪去

又南入葱嶺山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 案原本及近刻脫此九字杜佑通典引水經有此文蓋唐已後始脫去今據通典補正

河水重源有三非惟二也一源西出捐毒之國 案捐毒近刻訛作身毒

葱嶺之上西去休循二百餘里皆故塞種也

南屬葱嶺高千里西河舊事曰葱嶺在敦煌西八千

里其山高大上生葱故曰葱嶺也河源潛發其嶺分

与全校同

黄本地作城丹从朱
黄本夏作下丹从朱
大典作經文者悉以○旁記之
黄本阪作坡

爲二水一水西逕休循國南在葱嶺西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葱嶺其山多大葱又逕難兜國北北接休循西南去罽賓國三百四十里河水又西逕罽賓國北 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考注敘葱嶺之水分東西先載葱嶺分源西流逕休循難兜罽賓月氏安息入雷翥海之水不得與經文淆紊今改正 月氏之破塞王南君罽賓治循鮮城土地平和無所不有金銀珍寶異畜奇物踰于中夏大國也山險有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人畜同然河水又西逕月氏國南 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 治監氏城其俗與安息同匈奴冒頓單

朱有最字及畫革旁行書四字
朱本記

于破月氏殺其王以頭爲飲器國遂分遠過大宛西居大夏爲大月氏其餘小衆不能去者共保南山羌中號小月氏故有大月氏小月氏之名也又西逕安息國南 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 城臨嬀水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有商賈車船行旁國畫革旁行爲書記也河水與蜺羅跂禘水同注雷翥海 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今考注內敘葱嶺西流之水終於此 釋氏西域記曰蜺羅跂禘出阿耨達山之北西逕于闐國 案西字近刻譌在之北上 漢書西域傳曰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 案之近刻作以注下有于字 又西逕四

全本有國字

朱無提字

大塔北。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考注內言蔥嶺西流之水因連及蜺羅跂禘水逕于闐四大塔陀衛安息同入雷翥海亦不得與經文淆紊今改正　釋法顯所謂糺尸羅國案糺近刻作竺剎二字　漢言截頭也佛爲菩薩時以頭施人故因名國國東有投身飼餓虎處皆起塔案飼近刻作餧　又西逕揵陀衛國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　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邑佛爲菩薩時亦于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起大塔又有弗佛樓沙國案弗近刻譌作佛　天帝釋變爲牧牛小兒聚土爲佛塔法王因而成大塔所謂四大塔也法顯傳曰國有佛鉢月氏王大興兵衆來伐此國欲

全增提字

全改弗

朱本鉢緣未至

朱本華

持鉢去置鉢象上象不能進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進王知鉢緣未至于是起塔留鉢供養鉢容二斗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澤貧人以少花華投中便滿富人以多花華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亦不滿佛圖調曰案近刻脫調字　佛鉢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養時願終日香花不滿則如言願一把滿則亦便如言又按道人竺法維所說佛鉢在大月支國起浮圖高三十丈七層鉢處第二層金絡絡鎖縣鉢鉢是青石或云懸鉢虛空案此句虛爲字起至此旁行爲書記也

全增調

黃本如此朱本正之与大典正合

朱本机

朱本十里

黃本校作芝此同朱本

宇此近刻訛在後俗與子合同下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之前原本不誤須菩提置鉢在金机上佛一足跡與鉢共在一處國王臣民悉持梵香七寶璧玉供養塔跡佛牙袈裟頂相舍利悉在弗樓沙國釋氏西域記曰揵陀越王城西北案揵近刻作捷下同有鉢吐羅越城佛袈裟王城也東有寺重復尋川水西北十里有河步羅龍淵佛到淵上浣衣處案近刻脫淵字浣石尚存其水至安息注雷翥海案注內敘蜺羅跂禘水終於此又曰揵陀越西西海中有安息國竺枝扶南記曰安息國去私訶條國二萬里國土臨海上即漢書天竺安

与何校同

与全校同

朱本与此同箋云古本作西行可月餘日近可十日日所食也与大典合

朱本山

息國也戶近百萬最大國也漢書西域傳又云犂靬條支臨西海案犂近刻作犛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或河水所通西海矣故涼土異物志曰蔥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記所云崑崙者焉張騫使大宛而窮河源謂極于此而不達于崑崙也河水自蔥嶺分源東逕迦舍羅國案迦近刻作伽釋氏西域記曰有國名伽舍羅逝此國狹小而總萬國之要道無不由城南有水東北流出羅逝西山山即蔥嶺也逕

岐黄本

黄本山下有之字

朱箋云案宋本下文

其一源接此八千里下

岐沙谷出谷分爲二水一水東流逕無雷國北治盧城其俗與西夜子合同案其字原本訛在俗下今據文義改正又東流逕依耐國北去無雷五百四十里俗同子合河水又東案此四字近刻作又東流三字逕蒲犂國北治蒲犂谷北去疏勒五百五十里俗與子合同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注文葱嶺河自岐沙谷分爲二此先敘南河逕無雷依耐蒲犂皮山而東合于闐河不得與經淆紊今改正治皮山城西北去莎車三百八十里

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所出河合案原本及近刻並脫所出二字今據通典補正又東注蒲昌海案原本及近刻並脫又字今據通典補正

全校

黄本此處經注相接

朱本城箋云西城舊本作西域

黄本比作北朱本比

朱有一字

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案此九字近刻訛作經原本仍屬注文南源導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置自置北流逕于闐國西治西城土多玉石案土近刻訛作上西去皮山三百八十里東去陽關五千餘里釋法顯自烏帝西南行路中無人民沙行艱難所逕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達于闐其國殷庶民篤信多大乘學威儀齊整器鉢無聲城南十五里案城南近刻訛作南城有利剎寺中有石鞾石上有足跡彼俗言是辟支佛跡法顯所不傳疑非

全改土

与何校同

朱無國字

佛跡也又西北流注于河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上下文乃注內敘于闐河入蔥嶺南河即經所謂北注蔥嶺河也南河又東逕于闐國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上下文並注內敘蔥嶺南河逕于闐扜彌精絕且末鄯善入牢蘭海不得與經文淆案今改正釋氏西域記曰河水東流三千里至于闐屈東北流者也漢書西域傳曰于闐已東水皆東流南河又東北逕扜彌國北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治扜彌城西去于闐三百九十里南河又東逕精絕國北西去扜彌四百六十里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釋氏

黃本鄯鄯　此依朱本

朱本王

朱本王又云子下脫一曰字

西域記曰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者也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國治且末城西通精絕二千里東去鄯善七百二十里種五穀其俗案近刻訛作兵俗略與漢同又曰且末河東北流逕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會流東逝通為注濱河注濱河又東逕鄯善國北治伊循城故樓蘭之地也樓蘭王不恭于漢元鳳四年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刺殺之更立後王漢又立其前王質子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百官祖道橫門王自請天子曰身在

孫改其俗
全從之

朱有遣將二字
朱云依下脫一威字又有朱有撫字
又云軍下脫一將字

漢久恐爲前王子所害國有伊循城土地肥美願遣將屯田積粟令得依威重遂置田以鎮撫之敦煌索勱字彥義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陵目堤勱厲聲曰王尊建節（案尊近刻訛作遵）河堤不溢王霸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勱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杖鼓譟讙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灌浸沃衍胡人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

朱本扜 六
去 八十五里 墨 並朱
朱本有五字
朱本有葭葦二字
黃李無以字朱同
黃本河朱同

服外國其水東注澤（案注內叙蔥嶺南河合于闐河終於此）澤在樓蘭國北扜泥城其俗謂之東故城去陽關千六百里西北去烏壘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墨山國千八百六十五里（案八百近刻訛作三百）西北去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土地沙鹵少田仰穀旁國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國在東垂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迎送漢使故彼俗謂是澤爲牢蘭海也（案澤原本訛作海據上文其水東注澤改正）釋氏西域記曰南河自于闐東於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者也北河自岐沙東分南河卽釋

氏西域記所謂二支北流逕屈茨烏夷禪善入牢蘭海者也北河又東北流分爲二水枝流出焉北河自疏勒逕流南河之北案此二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注文葱嶺河自岐沙谷分爲二此敘北河逕疏勒溫宿姑墨龜茲墨山注賓樓蘭入蒲昌海不得與經淆紊今改正漢書西域傳曰葱嶺以東南北有山相距千餘里東西六千里河出其中案以上約舉漢書西域傳之文近刻西域上衍釋氏二字朱謀㙔箋謂當作釋氏西域記非也暨于溫宿之南左合枝水枝水上承北河于疏勒之東西北流逕疏勒國南又東北與疏勒北山水合水出北溪東南流逕疏勒城下南去莎車五

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釋氏西域記曰國有佛浴牀赤眞檀木作之方四尺王于宮中供養漢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己挍尉爲匈奴左鹿蠡王所逼恭以此城側澗傍水自金蒲遷居此城匈奴又來攻之壅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飲之恭乃仰天歎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之有頃水泉奔出衆稱萬歲乃揚水以示之虜以爲神遂卽引去後車師

叛與匈奴攻恭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同生死咸無二心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建初元年章帝納司徒鮑昱之言（案章帝近刻訛作明帝）遣兵救之至柳中以校尉關寵分兵入高昌壁攻交河城車師降遣恭軍吏范羌將兵二千人迎恭遇大雪丈餘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大恐羌遙呼曰（案遙近刻訛作逕）我范羌也城中皆稱萬歲開門相持涕泣尚有二十六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相依而還枝河又東逕莎車國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注文北河至溫宿合枝河因敘枝河逕疏勒莎車至溫宿而入北河此枝河所逕不得爲北河蓋注訛作經於是枝河北河相亂後人妄改耳）治莎車城西南去蒲犂七百四十里漢武帝開西域屯田于此有鐵山出青玉枝河又東逕溫宿國南（案此九字近刻訛作北河之東南逕溫宿國又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考上下文皆敘枝河所逕此北字亦屬後人妄改今訂正）治溫宿城土地物類與鄯善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于此枝河右入北河（案注內敘枝河終於此）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以下皆注內敘蔥嶺北河所逕）姑墨川水注之（案姑字上近刻衍入字）水導姑墨西北（案近刻脫水字）歷赤沙山（案近刻脫歷字）東南流

朱本西域又云域下脫一屯字

朱有宿字

全改北河又東逕溫宿國南

全增水字屠字

朱本有鐵字

逕姑墨國西治「南城」案近刻脫南城二字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土出銅「鐵」及雌黃其水又東南流右注「北河」案河字近刻訛作波北河又東逕龜茲國南案近刻脫北字又東左合龜茲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釋氏西域記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煙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鐵恒充三十六國用故郭義恭廣志「云」案近刻脫云字龜茲能鑄冶其水南流逕赤沙山釋氏西域記曰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又出山東南流枝水左派焉又東南水流三分右二水俱東南流

南城全氏據趙校增

朱本有地字

朱本有域字

注北河案北近刻訛作此東川水案東字上近刻衍又字「出」龜茲東北案近刻脫出字「歷」赤沙積梨案近刻脫歷字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龜茲城音屈茨也故延城矣西去姑墨六百七十里川水又東南流逕于輪臺之東也昔漢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于此搜粟都尉桑弘羊奏言故輪臺以東「地」廣饒水草可溉田五千頃以上案可近刻訛作有其處温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收穫與中國同時匈奴弱不敢近「西域」于是徙莎車相去千餘里即是臺也其水又東南流右會西川枝水水有二源俱受

全增歷字

與全校同

黃本西朱同

朱本三

朱有焉字

西川東流逕龜茲城南合爲一水水間有故城蓋屯捩所守也其水東南注東川東川水又東南逕烏壘國南治烏壘城西去龜茲三百五十里東去玉門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于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漢使持節鄭吉并護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也其水又東南注大河大河又東右會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山海經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案近刻脫敦薨之山四字而西流注于泑澤出于昆崙

四字全校增

朱云南疑作西此從之

朱本四

朱本潭作渾

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二源俱道西源東流分爲二水左水西南流出于焉耆之西案近刻脫左水二字逕流焉耆之野案逕近刻訛作經屈而東南流案而字近刻訛作南注于敦薨之渚右水東南流又分爲二左右焉耆之國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員渠城西去烏壘四百里南會兩水同注敦薨之浦東源東南流分爲二水澗㶑雙引案澗字上近刻衍但字洪湍濬發俱東南流逕出焉耆之東導于危須國西案國近刻訛作城國治危須城西去焉耆百里又東南注流于敦薨之藪川流所積潭水斯漲

全改國

与孫校同

朱箋云古本作溢海為
海吳琯本改作溢流謝兆
申據宋鈔本作溢而為
海是也
朱本治尉犂城

案潭近刻訛作渾 溢而爲海 案而原本訛作流據宋本改正 史記曰焉耆近海多魚鳥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敦薨之水自西海逕尉犂國國治尉犂城西去都護治所三百里北去焉耆百里其水又西出沙山鐵關谷又西南流逕連城別注 案近刻脫逕字 裂以爲田桑弘羊曰臣愚以爲連城以西可遣屯田以威西國卽此處也其水又屈而南逕渠犂國西故史記曰西有大河卽斯水也又東南流逕渠犂國治渠犂城西北去烏壘三百三十里漢武帝通西域屯渠犂卽此處也南與精絶接東北與

賁李、城朱同又云故姜
賴之靈〻當作虛

尉犂接又南流注于河山海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澤蓋亂河流自西南注也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治墨山城西至尉犂二百四十里河水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 案此十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蓋墢田士所屯 案墢田士近刻訛作發田土 故城禪國名耳河水又東注于泑澤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北河自岐沙東分南河至此乃注內敘蔥嶺北河所終 卽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姜賴之虛 案近刻訛作靈 胡之大國也蒲昌海溢 案近刻脫昌字 盪覆其國城基尚存而至大 案近刻訛作元

大字与孫校同

全改墢田士

黄本有類字朱同巨枕箋引謝兆申云宋本作方如巨枕

朱有一字

裴　謙　校

晨發西門暮達東門澮其崖岸（案近刻訛作澮其岸岸）餘溜風吹稍成龍形西面向海（案西字上近刻衍皆字）因名龍城地廣千里皆爲鹽而剛堅也行人所逕畜產皆布氈臥之掘發其下有大鹽方如巨枕（案近刻訛作桃）以次相累「類」霧起雲浮（案起近刻訛作氣）寡見星日少禽多鬼怪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爲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山海經曰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岳崇之山東望泑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者也東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里（案漢書西域傳蒲昌海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後漢書同惟水經注作千三百里足證二書皆脫千字）廣輪四百里（案近刻作廣袤三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減其中洄湍電轉爲隱淪之脈當其澴流之上（案近刻脫其字）飛禽奮翮于霄中者無不墜于淵波矣卽河水之所潛而出于積石也

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

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並間關入塞之始自此經當求實致也河水重源又發于西塞之外出于積石之山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案西下近刻衍南字）是山也萬物無不有（案近刻下有焉字）禹貢所謂

与全校同

与姜本同

朱本有於字

大典左右之左字有塗改之迹

朱本歷上有遷字

導河自積石也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延熹二年西羌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左右居也（案左近刻訛作在）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析支之地（案逕下近刻有於字）是爲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東北歷敦煌酒泉張掖南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敦煌（案下酒泉張掖皆釋其義此當有脫文漢書注引應劭曰敦大也煌盛也）酒泉其水甘若酒味故也張掖言張國臂掖以威羌狄說文

与孫校同

朱本所

曰郡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縣下大夫郡至秦始置三十六郡以監縣矣從邑君聲釋名曰郡羣也人所羣聚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郡守專權君臣之禮彌崇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爲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于君謂之郡漢官曰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

（眉批：黄本元年朱本五年）

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冶之山因名會稽是也案因字近刻訛作國上衍會計二字河逕其南而纏絡遠矣河水自河曲又東逕西海郡南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又訛作河水自東河曲考注義乃承上河曲之文今改正漢平帝時王莽秉政欲耀威德以服遠方諷羌獻西海之地置西海郡而築五縣焉周海亭燧相望莽篡政紛亂郡亦棄廢河水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案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羌迷唐鍾存所居也永元五年貫友代聶尚爲

（批注：胡朏明改河水又東自河曲逕西海郡南全從之）

（眉批：朱本有谷字　朱本故）

護羌校尉攻迷唐斬獲八百餘級收其熟麥數萬斛于逢留河上築城以盛麥且作大船案且近刻訛作其于河峽作橋渡兵迷唐遂遠依河曲永元九年案近刻訛作八年迷唐復與鍾存東寇而還十年謁者王信耿譚西擊迷唐降之詔聽還大小榆谷迷唐案此下近刻衍種人二字譙漢造河橋案譙近刻作以兵來無時故地不可居復叛居河曲與羌爲讎種人與官兵擊之允川去迷唐數十里營止遣輕兵挑戰因引還迷唐追之至營因戰迷唐敗走于是西海及大小榆谷案近刻脫谷字無復聚落隃麋相

（批注：与全校同　吳本改九年全從之　全有谷字）

朱本種起

朱有內字

朱本緣山濱水

朱本常雄諸種

朱本夾

曹鳳上言建武以來西戎數犯法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與諸種相傍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河以廣田蓄 案河近刻作水 故能彊大常「雄」諸種今黨援沮壞 案近刻訛作壞沮 親屬離叛其餘勝兵不過數百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殖穀富邊省輸轉之役上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遂開「屯田」二十七部 案近刻脫屯字 「列屯」夾河 案近刻脫列屯二字 與建威相首尾後羌反

全有列屯二字

朱有東字

朱本實作楊

遂罷按段國沙州記吐谷渾于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百五十步兩岸纍石作基陛節節相次大木從橫更鎮壓兩邊俱平 案近刻訛作來 相去三丈並大材以板橫次之施鉤欄甚嚴飾橋在清水川東也

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洮水從東南來流注之

河水右逕沙州北 案右近刻訛作又 段國曰澆河西南百七十里有黃沙沙南北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西極大楊川 案楊近刻作陽 望黃沙猶若人委乾糒于地 案乾糒近刻作干糒 都不生草木蕩然黃沙周迴數百里沙州于是取號

兩從箋說改

朱本与縣
有平字
又引御覽
朱本居
朱本施　朱本縣

爲地理志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河關縣蓋取河之
關塞也風俗通曰百里曰同總名爲縣縣玄也首也
從系倒首舉首易偏矣案此句有脫誤未詳言當玄靜平徭役
也釋名又曰縣懸也懸于郡矣黃義仲十三州記曰
縣弦也弦以貞直言下體之居鄰民之位不輕其誓
施繩用法不曲如弦弦聲近縣故以取名今系字在
半也案此句有脫誤未詳漢高帝六年案原本及近刻六竝訛作元據漢書改正令
天下縣邑城張晏曰令各自築其城也河水又東北
流入西平郡界左合二川南流入河又東北濟川水

全改系
全改六年

朱本阿
朱本河

注之案此二十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上文河關縣至後叙洮水皆依經爲注又平近刻訛作卑水西南出濫瀆東北流入大谷謂之大谷水北
逕澆河城西南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澆河故城
北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又東訛作東又有二城東西角倚東北
去西平二百二十里宋少帝景平中拜吐谷渾阿豺
爲安西將軍澆河公卽此城也河水又東北逕黃川
城河水又東逕石城南左合北谷水案此二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
訛作經昔段熲擊羌于石城投河墜坑而死者八百餘
人卽于此也河水又東北逕黃河城南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

全改又東

訛作經　西北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河水又東北逕廣違城北右合烏頭川水　案此十六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右訛作又　水發遠川引納支津北逕城東而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邯川城南　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城之左右歷谷有二水　案二近刻訛作三　導自北山南逕邯亭注于河河水又東臨津溪水注之　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水自南山北逕臨津城西而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　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十三州志曰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　案近刻脫有字　城在大河之北而爲緣河濟渡

与全校同

与孫校同

朱本壞

朱本訛

之處　案原本訛作之北近刻處下復衍北字　魏涼州刺史郭淮　案淮爲雍州刺史此云涼州誤　破羌遮塞于白土即此處矣　案塞近刻訛作寒　河水又東左會白土川水　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水出白土城西北下東南流逕白土城北又東南注于河河水又東北會兩川右合二水　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參差夾岸連壤負險相望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峯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豎競勢爭高遠望嵾嵾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達者　案達近刻作逮　因

朱本乃
朱本彼

謂之積書巖巖堂之內每時見神人往還矣蓋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謂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復因名之爲唐述山案之爲近刻訛作爲之指其堂密之居謂之唐述窟其懷道宗玄之士皮冠淨髮之徒亦往棲託焉故秦川記曰河峽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時亮窟高百丈廣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書五笥案近刻訛作字亮南安人也下封有水案下封未詳疑是地名導自是山溪水南注河謂之唐述水河水又東得野亭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

全改笥

朱有口字

訛作經今考南字卽屬訛舛此下敘野亭水所出之文亦脫又東北流歷研川謂之研川水又東北注于河謂之野亭「口」案亭近刻訛作城河水又東歷鳳林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鳳林山名也五巒俱峙耆彥云案彥近刻訛作諺昔有鳳鳥飛遊五峰故山有斯目矣秦州記曰枹罕原北名鳳林川川中則黃河東流也河水又東與灕水合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導源塞外羌中故地理志曰其水出西塞外東北流歷野虜中逕消銅城西又東「北」逕列城東案近刻脫北字逕下又衍河字考地說無目蓋出自戎方矣左合列水案合近刻訛作

全改合

朱云石疑作右

右水出西北溪東北流逕列城北右入灘水(案右近刻訛作又。)城居二水之會也灘水又北逕可石孤城西西戎之名也又東北右合黑城溪水(案右近刻訛作石)水出西北山下(案山近刻訛作溪。)東南流逕黑城南又東南枝水左出焉又東南入灘水灘水又東北逕榆城東榆城溪水注之水出素和細越西北山下東南流逕細越川(案逕下近刻有于字。)夷俗鄉名也又東南出狄周峽東南右合黑城溪之枝津津水上承溪水東北逕黑城東東北注之榆溪又東南逕榆城南東北注灘水灘水又東北

峻字朱引御覽有之

逕石門口山高險「峻」絕(案近刻脫峻字。)對岸若門故峽得厥名矣疑卽皋蘭山門也漢武帝元狩三年驃騎霍去病出隴西至皋蘭謂是山之關塞也(案謂字上近刻衍應字。)「應劭漢書音義曰(案近刻脫應劭二字。)皋蘭在隴西白石縣塞外(案在字上近刻衍應字。)河名也孟康曰山關名也今是山去河不遠故論者疑目河山之間矣灘水又東北皋蘭山水自山左右翼注灘水灘水又東白石川水注之水出縣西北「山」下(案近刻脫山字。)東南流枝津東注焉白石川水又南逕白石城西而注灘水灘水又東逕白石縣

全有山字

故城南王莽更曰順礫闞駰曰白石縣在狄道西北二百八十五里灘水逕其北今灘水逕其南案其字近刻訛作東而不出其北也灘水又東逕白石山北應劭曰白石山在東羅溪「水」注之案近刻脫水字水出西南山下東入灘水「灘」水又東左合罤玕南溪水「水」出罤玕西案近刻脫一水字東南流逕罤玕南「注」之案此二字近刻訛在十前灘水逕東南下三州志曰廣大阪在枹罤西北罤玕在焉昔慕容吐谷渾自燕歷陰山西馳而創居于此灘水又東逕枹罤縣故城南應劭曰故「枹」罤侯邑也案枹罤近刻作罤羌十三

州志曰枹罤縣在郡西二百一十里灘水在城南門前東過也灘水又東北故城川水注之水有二源南源出西南山下東北流逕金紐大嶺北案紐大二字近刻訛作細北又東北逕一故城南又東北與北水會北源自西南逕故城北右入南水亂流東北注灘水灘水又東北左合白石川之枝津水上承白石川東逕白石城北又東絕罤玕溪又東逕枹罤城南又東入灘水灘水又東北出峽北流注于河地理志曰灘水出白石縣西塞外東至枹罤入河河水又逕左南城南案此八字

朱有注之二字

朱無灘字

全有水字

全改細

原本及近刻並譌作經。十三州志曰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者也津亦取名焉大河又東逕赤岸北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譌作經 卽河夾岸也秦州記曰枹罕有河夾岸岸廣四十丈義熙中乞佛于此河上作飛橋橋高五十丈三年乃就河水又東洮水注之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譌作經朱謀㙔箋於前經文欲改洮水爲澆水由不察此屬注文耳 地理志曰水出塞外羌中沙州記曰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強臺山山南卽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山海經曰白水出蜀郭景純注云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墊江故段國以爲墊江水也洮水同出一山故知強臺西傾之異名也洮水東北流「逕」吐谷渾中 案近刻脫逕字 吐谷渾者始是東燕慕容之枝庶因氏其字以爲首類之種號也故謂之野虜自洮強南北三百里中地草徧是龍鬚而無樵柴洮水又東北流逕「洮」陽曾城北 案近刻脫洮字 沙州記曰強城東北三百里有曾城城臨洮水者也建初二年羌攻南部都尉于臨洮上遣行車騎將軍馬防與長水挍尉耿恭救之諸羌退聚洮陽卽此城也洮水又東逕洪和山南 案洪近刻譌作共 城在四山中洮水

朱本有慕容二字

朱本徧

全有逕字

全有洮字

朱本築索西城

又東逕迷和城北羌名也又東逕甘枳亭歷望曲在臨洮西南（案近刻脫臨洮二字）去龍桑城二百里（案近刻脫城字）洮水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見長人受黑玉書于斯水上洮水又東北流屈而逕索西城西建初二年馬防耿恭從五溪祥䃭谷出索西與羌戰破之築索西城徙隴西南部都尉居之俗名赤水城（案近刻脫俗名二字）亦曰臨洮東城也沙州記曰從東洮至西洮百二十里者也洮水又屈而北逕龍桑城西而西北流馬防以建初二年從安故五溪出龍桑

全加臨洮二字

朱本李克家云逕下脫一步字

朱本石大典同箋云宋本作右底橫下

關通舊路者也俗名龍城洮水又西北逕步和亭東步和川水注之水出西山下東北流出山逕步和亭北東北注洮水洮水又北出門峽歷求厥川蕈川水注之水出桑嵐西溪東流歷桑嵐川又東逕蕈川北東入洮水洮水又北歷峽逕偏橋出夷始梁右合蕈塏川水水東南出石底橫下北歷蕈塏川西北注洮水洮水又東北逕桑城東又北會藍川水水源出求厥川西北溪（案近刻作出求歷川西北溪南流歷川）東北流逕藍川歷桑城北（案近刻訛作歷水城城北）東入洮水洮水又北逕外羌城

全有水字

出字

朱箋引李克家藝窗作隴

又引謝兆申云據宋本作西逕隴底坻

西又北逕和博城東城在山內左合和博川水〔案水字近刻作川〕水出城西南山下東北逕和博城南東北注于洮水洮水北逕安故縣故城西地理志〔案志下近刻衍曰字〕隴西之屬縣也十三州志曰縣在郡南四十七里蓋延轉擊狄道安故五溪反羌〔案反近刻訛作及〕大破之即此也洮水又北逕狄道故城西〔案狄道原本並作降狄道據漢書刪下同〕闞駰曰今曰武始也洮水在城西北流〔案北流近刻訛作東北下〕又北隴水注之〔案隴近刻訛作壟〕即山海經所謂濫水也水出鳥鼠山西北高城嶺西逕隴坻〔案近刻脫隴字坻訛作底〕其山岸崩

全無曰字

全本西北流

朱有石字

落者聲聞數百里故揚雄稱響若坻頹是也又西北歷白石山下地理志曰狄道東有白石山濫水又西北逕武街城南〔案街近刻訛作階〕又西北逕狄道故城東百官表曰縣有蠻夷謂之道公主所食曰邑〔案近刻訛作有公主曰邑〕應劭曰反舌左衽不與華同須有譯言乃通也漢隴西郡治秦昭王二十八年置應劭曰有隴坻在其東故曰隴西也神仙傳曰封君達隴西人服鍊水銀年百歲視之如年三十許騎青牛故號青牛道士王莽更郡縣之名郡曰厭戎縣曰操虜也昔馬援爲隴

朱本有都字

西太守六年爲狄道開渠引水種秔稻而郡中樂業卽此水也濫水又西北流注于洮水（案流下近刻衍逕字）洮水右合二水左會大夏川水（案左近刻訛作右）水出西山二源合舍而亂流逕金紐城南（案紐近刻訛作杻下同）十三州志曰大夏縣西有故金紐城去縣四十里本「都」尉治又東北逕大夏縣故城南地理志（案志下近刻衍曰字）王莽之順夏晉書地道記曰縣有禹廟禹所出也又東北出山注于洮水洮水又北翼帶三水亂流北入河地理志曰洮水北至枹罕東入河是也

孫本方

黃本治朱同　丑朱本否

朱本修

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

金城郡治也漢昭帝始元六年置王莽之西海也莽又更允吾爲脩遠縣河水逕其南不在其北南有湟水出塞外東逕西王母石室石釜西海鹽池北故闞駰曰其西卽湟水之源也地理志曰湟水所出（案出下近刻有也字）湟水又東南流逕龍夷城故西零之地也十三州志曰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王莽納西零之獻以爲西海郡治此城湟水又東南逕卑禾羌海北有鹽池闞駰曰縣西有卑禾羌海者也世謂之青

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湟水東流逕湟中城北故
小月氏之地也十三州志曰西平張掖之間大月氏
之別小月氏之國范曄後漢書曰湟中月氏胡者其
王爲匈奴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其弱者南入山
從羌居止故受小月氏之名也後漢西羌傳曰羌無
弋爰劒者秦厲公時以奴隸亡入三河羌「怪」爲神（案近
刻脫怪字）推以爲豪河湟之間多禽獸以射獵爲事遂見
敬信依者甚衆其曾孫忍因留湟中爲湟中羌也湟
水又東右控四水導源四溪東北流注于湟湟水又

全有怪字

朱本山

東逕赤城北而東入經戎峽口山右合羌水「水」出西南
山下（案近刻脫一水字）逕護羌城東故護羌挍尉治又東北
逕臨羌城西東北流「注」于湟（案近刻脫注字）湟水又東逕臨
羌縣故城北漢武帝元封元年（案元封近刻訛作元狩）以封孫
都爲侯國王莽之監羌也謂之綏戎城非也湟水又
東盧溪水注之水出西南盧川東北流注于湟水湟
水又東逕臨羌新縣故城南闞駰曰臨羌新縣在郡
西百八十里湟水逕城南也城有東西門西北隅有
子城湟水又東右合溜溪伏溜石杜蠡四川東北流

与孫校同

朱本之

朱本無在字

注之左會臨羌溪水水發新縣西北東南流歷縣北東南入湟水湟水又東龍駒川水注之水右出西南山下案右近刻訛作知東北流逕龍駒城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長寧川水注之水出松山東南流逕晉昌城案近刻訛作川晉昌川水注之長寧水又東南養女川水注之水發養女北山有二源皆長湍遠發南總一川逕養女山謂之養女川闞駰曰長寧亭北有養女嶺即浩亹山西平之北山也亂流出峽南逕長寧亭東城有東西門東北隅有金城在西平西北四十里十三

全改右

黃本水出南南遠山作牛心川

朱箋云古本作牛心惟奉御覽牛心堆乃湟水源山名也吳本改作牛心川非矣

州志曰六十里遠矣長寧水又東南與一水合水出西山東南流水南山上案南上近刻衍出字有風伯祠春秋祭之其水東南逕長寧亭南東入長寧水長寧水又東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牛心川水注之水出西南遠山案西近刻訛作其東北流逕牛心堆東又北逕西平亭西東北入湟水湟水又東逕西平城北東城即故亭也漢景帝六年封隴西太守北地公孫渾邪爲侯國魏黃初中立西平郡憑倚故亭增築南西北三城以爲郡治湟水又東逕土樓南樓北倚山原峯高三百

与孫潜校同

朱本又若削成箋云又當作有

朱本無睲字

朱本常

朱本汃北

尺有若削成樓下有神祠雕牆故壁存焉闞駰曰西平亭北有土樓神祠者也今在亭東北五里右則五泉注之泉發西平亭北鴈次相綴東北流至土樓南北入湟水湟水又東右合蔥谷水水有四源各出一溪亂流注于「湟」湟水又東逕東亭北東出漆峽山峽也東流右則漆谷常溪注之左則甘夷川水入焉湟水又東安夷川水注之水發遠山西北「流」控「引」泉川 案近刻流譌作逕脫引字 北屈逕安夷城西北東入湟水湟水又東逕安夷縣故城城有東西門「在」西亭東七十里

毋从全校

朱本有于字

鄃

闞駰曰四十里湟水又東左合宜春水水 案在近刻譌作去 出東北宜春溪西南流至安夷「城」南 案近刻脫城字 入湟水湟水又東勒且溪水注之水出縣東南勒且溪北流逕安夷城東而北入湟水湟水有勒且之名疑即此號也闞駰曰金城河初與浩亹河合又與勒且河合者也湟水又東左則承流谷水南入 案左則近刻作左合 右會達扶東西二溪水參差北注亂流東出期頓雞谷二水北流注之 案期字上近刻衍東流二字 「又東」 案近刻脫此二字 吐那孤長門兩川南流入湟水六山名也 案此四字原本譌在上亂流東出句

下今考上六水出六山之溪谷皆舉山以名其水故總釋之亦注內之小注湟水又東逕樂都城南東流右合來谷乞斤二水（案近刻右訛作又斤下衍流字）左會陽非流溪細谷三水東逕破羌縣故城南應劭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城省南門十三州志曰湟水河在南門前東過六谷水自南破羌川自北左右翼注湟水又東南逕小晉興城北故都尉治闞駰曰允吾縣西四十里有小晉興城（案城下近刻衍也字）湟水又東與閤門河合郎浩亹河也出西塞外（案西下近刻衍北字）東入塞逕敦煌酒泉張掖南東南逕西平之鮮谷塞尉故城

朱本無閤門二字

黃本兩作西

大典合居縣黃本同
朱本令居

南又東南與湛水合水有二源西水出白嶺下東源發于白岸谷合爲一川東南流至霧山注閤門河閤門河又東逕養女北山東南左合南流川水「水」出北山（案近刻脫一水字）南流入于閤門河「閤門」河又東逕浩亹縣故城南王莽改曰興武矣闞駰曰浩讀閤也故亦曰閤門水兩兼其稱矣又東流注于湟水故地理志曰浩亹水東至允吾入湟水湟水又東逕允吾縣北爲鄭伯津與澗水合（案澗近刻訛作灈）水出令居縣西北塞外（案出下近刻衍縣北二字）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漢武帝元鼎二

朱本罕

朱本有城字

年置王莽之罕虜也又南逕永登亭西歷黑石谷南
流注鄭伯津湟水又東逕允街縣故城南漢宣帝神
爵二年置王莽之脩遠亭也縣有龍泉出允街谷泉
眼之中水文成交龍 案交近刻訛作蛟 或試撓破之尋平成
龍畜生將飲者皆畏避而走謂之龍泉下入湟水湟
水又東逕枝楊縣逆水注之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
東南流逕街亭城南又東南逕陽非亭北 案亭北近刻訛作北亭
又東南逕廣武城西故廣武都尉治郭淮破叛羌
治無戴 案原本訛作故無戴據三國志改正 于此處也城之西南二十

与全校同

朱本夕作食　又有長字

朱本盤

許里水西有馬蹏谷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
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爲奇故漢武帝天馬之歌曰
案武帝二字近刻訛作賦字 天馬來兮歷無草 案近刻訛作皂 逕千里兮
循東道 案循近刻訛作巡 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驤
首而馳晨發京城夕至敦煌北塞外 案夕字近刻作食時二字 長
鳴而去因名其處曰候馬亭今晉昌郡南及廣武馬
蹏谷盤石上馬跡若踐泥中有自然之形故其俗號
曰天馬徑夷人在邊效刻是有大小之迹體狀不同
視之便別逆水又東逕枝陽縣故城南東南入于湟

朱本無出字

朱本有城字

王先謙　校

水地理志曰逆水「出」允吾東至枝陽入湟「湟水」又東流案湟水二字近刻訛作河字。注于金城河即積石之黃河也闞駰曰河至金城縣謂之金城河隨地爲名也釋氏西域記曰牢蘭海東伏流龍沙堆在屯皇東南四百里阿步干鮮卑山案阿步干近刻訛作河步于。東流至金城爲大河「河」出崑崙案近刻脫一河字。崑崙即阿耨達山也河。水。又。東。逕。石。城。南。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謂之石城津闞駰曰在金城西北矣河水又東南逕金城縣故「城」北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也漢書集註薛瓚云金者取

與全校同

朱本此　又出

其堅固也故墨子有金城湯池之言矣王莽之金屏」也世本曰鯀作城風俗通曰城盛也從土成聲管子曰內爲之城「城」外爲之郭案近刻脫一城字。郭外「爲」之土閬案近刻訛作郭外之上開地高則溝之案地近刻訛作池。「下」則隄之」案近刻脫此四字命之曰金城十三州志曰大河在金城北門東流有梁泉注之出縣之南山按者舊言梁暉字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羌後其祖父爲羌所推爲渠帥而居此城土荒民亂暉將移居枹罕出頓此山爲羣羌圍迫無水暉以所執榆鞭豎地以靑羊祈山

神泉湧出榆木成林其水自縣北流注于河也

又東過榆中縣北

昔蒙恬爲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按地理志案志下近刻衍曰字金城郡之屬縣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榆中在金城即阮嗣宗勸進文所謂榆中以南者也

又東過天水北界

苑川水出勇士縣之子城南山案苑近刻作菀下同東北流歷此成川案成近刻訛作城世謂之子城川又北逕牧師苑故漢牧苑之地也羌豪迷吾等萬餘人案迷近刻訛作述到襄武首陽平襄勇士抄此苑馬案抄上近刻衍至字馬訛作焉焚燒亭驛即此處也又曰苑川水地爲龍馬之沃土故馬援請與田戶中分以自給也有東西二苑城相去七十里案近刻作七里西城即乞佛所都也又北入于河也

又東北過武威媼圍縣南案近刻訛作又北過武威媼圍縣東北

河水逕其界東北流縣西南有泉源東逕其縣南又東北入河也

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

地理志曰滿福也案滿近刻訛作蒲屬國都尉治王莽更名

之曰紀德有水出縣西（案近刻脫有字西訛作山）世謂之二十八渡水東北流溪澗縈曲途出其中逕二十八渡行者勤于溯涉故因名焉北逕其縣而下注河又有赤曄川水南出赤蒿谷北流逕赤曄川又北逕牛官川又北逕義城西北北流歷三城川而北流注于河也

又東北過安定北界麥田山

河水東北流逕安定祖厲縣故城西北（案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漢武帝元鼎三年（案近刻訛作五年）幸雍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即于此也王莽更名之曰鄉禮也李斐曰音賴又東北祖厲川水注之水出祖厲南山北流逕祖厲縣而西北流注于河（案河下近刻衍水字）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城西又北與麥田泉水合（案此十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水出城西北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山西谷（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以上注文記河之西南來所逕至此即經所謂東北過安定北界麥田山也）山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案近刻脫山字）河水又東北逕于黑城北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案此十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即苦水也（案苦近刻訛作若下同）水出高平大隴山苦水谷（案隴近刻訛作壟）建武八年世祖征隗囂

朱箋引謝兆申云宋本西下有谷字

此以全校

朱本有、城字

朱本川水又北出秦城謝兆申云宋本無又字而秦城字作長城

「吳」漢從高平第一「城」苦水谷入（案原本及近刻並脫吳字據後漢書補）即是谷也東北流逕高平縣故城東漢武帝元鼎三年「置」（案近刻脫置字）安定郡治也王莽更名其縣曰鋪睦西十里有獨阜阜上有故臺臺側有風伯壇故世俗呼此阜爲風堆其水又北龍泉水注之水出縣東北七里龍泉東北流注高平川川水又北出秦長城（案長城字近刻訛在城字下）城在縣北一十五里又西北流逕東西二土樓故城門北（案土樓近刻訛作太婁）合一水水有五源咸出隴山西東水發源縣西南二十六里湫淵淵在四山中

与全校同

朱本醎陽山謝兆申云宋本作酸陽山

湫水北流西北出長城北與次水會水出縣西南四十里長城西山中北流逕魏行宮故殿東又北次水注之出縣西南四十里山中北流逕行宮故殿西又北合次水水出縣西南四十八里東北流又與次水合水出縣西南六十里酸陽山東北流左會右水總爲一川東逕西樓北（案樓近刻訛作婁）東注苦水段熲爲護羌校尉于安定高平苦水討先零斬首八千級于是水之上苦水又北與石門水合水有五源東水導源高平縣西八十里西北流次水注之水出縣西百二

十里如州泉東北流右入東水亂流左會三川參差相得東北同為一川混濤歷峽峽即隴山之北垂也謂之石門口水曰石門水在縣西北八十餘里石門之水又東北注高平川川水又北自延水注之水西出自延溪（案近刻脫水字）東流歷峽謂之自延口在縣西北百里（案近刻脫在字縣下復衍之字）又東北逕延城南東入高平川川水又北逕廉城東按地理志（案志下近刻衍曰字）北地有廉縣（案近刻廉縣下衍城字）闞駰言在富平北自昔匈奴侵漢新秦之土率為狄場故城舊壁盡從胡目（案胡近刻訛作故）地理淪移不可復識當是世人誤證也川水又北苦水注之水發縣東北百里山（案此處應有訛脫）流注高平川川水又北（案近刻訛作流注高平高平又北）逕三水縣西肥水注之水出高平縣西北二百里牽條山西東北流與若勃溪合水有二源（案水字近刻訛在合字上）總歸一瀆東北流入肥水又東北流違泉水注焉泉流所發導于若勃溪東東北流入肥肥水又東北出峽注于高平川水東有山山東有三水縣故城本屬國都尉治王莽之廣延亭也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議郎張奐（案議近刻訛作侍）

來本有安字

胡字孫潛夫改

與孫本同

何改議

眴卷大典記作眴卷朱箋云宋本河下有一洒字

爲安定屬國都尉治此羌有獻金馬者奐召主簿張祁入于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盡還不受威化大行縣東有溫泉溫泉東有鹽池故地理志曰縣有鹽官今于城之東北有故城城北有三泉疑卽縣之鹽官也高平川水又北入于河河水又東北逕眴卷縣故城西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地理志曰河水別出爲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河水于此有上河之名也

水經注卷二

十二日校

癸亥十月朱謀瑋本重勘觀翁

十四日